

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

Y

阿拉伯黄皮书

YELLOW BOOK OF ARAB

No.4

阿拉伯发展报告

(2017~2018)

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

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

主编 / 罗林

副主编 / 田文林 涂龙德

ANNUAL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ARAB

(2017-2018)

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2018
版



阿拉伯发展报告 (2017~2018)

ANNUAL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ARAB
(2017-2018)

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
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
主 编 / 罗 林
副主编 / 田文林 涂龙德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拉伯发展报告. 2017 - 2018 / 罗林主编. -- 北京: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8. 10
(阿拉伯黄皮书)
ISBN 978 - 7 - 5201 - 3698 - 3

I. ①阿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区域经济发展 - 研究报告 - 阿拉伯国家 - 2017 - 2018 ②社会发展 - 研究报告 - 阿拉伯国家 - 2017 - 2018 IV. ①F137. 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0305 号

阿拉伯黄皮书 阿拉伯发展报告 (2017 ~ 2018)

主 编 / 罗 林
副 主 编 / 田文林 涂龙德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项目统筹 / 邓泳红 陈晴钰
责任编辑 / 陈晴钰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皮书出版分社 (010) 59367127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网址: 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3
印 装 /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22.5 字 数: 340 千字

版 次 /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201 - 3698 - 3
定 价 / 98.00 元

皮书序列号 / PSN Y - 2014 - 381 - 1/1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 - 59367028) 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阿拉伯发展报告（2017 ~ 2018）》

编 委 会

学术顾问 翟 隽

主 编 罗 林

副 主 编 田文林 涂龙德

编 审 组 王光远 田文林 罗 林 涂龙德 贾烈英
周 华 陆映波 刘风华 汪颀珉

英文翻译 刘林军

编辑助理 李赫男

主要编撰者简介

罗林 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，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博士。现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、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——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、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研究领域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东问题研究等。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阿拉伯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、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。主持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重大课题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研究系列智库报告、教育部“中非高校20+20合作计划—北京语言大学与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合作项目”。2006年荣获“北京市优秀教师”称号，2014年8月获“第十届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奖”，201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田文林 供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，法学博士，中东学会常务理事，担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、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客座教授、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等，主要研究中东政治、民族宗教和国际战略问题，曾在《世界经济与政治》《现代国际关系》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》《马克思主义研究》《国际问题研究》《世界民族》《西亚非洲》《阿拉伯世界研究》《求是》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，著有《国际政治社会学》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）、《困顿与突围：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》（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）、《走出依附性陷阱：第三世界的发展困境与道路选择》（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）等，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社科课题，担

任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，在《人民日报》《环球时报》《世界知识》《瞭望》等时政媒体发表评论数百篇。

涂龙德 1991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，同年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部工作。阿拉伯语译审，国际台中东问题首席专家，希伯来语部负责人，中宣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。长期从事与中东地区相关的新闻工作和学术研究，曾两度赴国际台埃及记者站任记者和首席记者。2010年，与人合作撰写专著《伊斯兰激进组织》，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若干篇。2018年5月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工作，现任中东学院教授、阿拉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。

摘 要

迄今为止，“阿拉伯之春”爆发已经7年，但中东国家并未由乱到治，许多矛盾正日益向纵深发展。

从国家层面看，叙利亚内战接近尾声，但各方博弈依旧激烈；也门战事依旧胶着，人道主义危机继续深化；突尼斯继续转型，经济困境日趋明显；利比亚仍处在四分五裂，经济发展严重受阻；阿尔及利亚政治转型存在隐忧，经济艰难前行；伊拉克忙于反恐，并因“伊斯兰国”搅局元气大伤。

从地区层面看，“伊斯兰国”已经日薄西山，但随时存在死灰复燃可能性；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铩羽而归，但库族独立问题始终是中东“定时炸弹”；巴以问题日趋被边缘化，巴勒斯坦一方越发弱势；沙特与卡塔尔突然断交，使一向以团结著称的海合会公开分裂。

从国际环境看，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奉行“交易性现实主义”，既不愿在中东加大投入，又试图继续控制中东并从中牟利。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，在叙利亚影响日趋壮大。欧洲因大量难民涌入，“欧伯拉”趋势日趋明显。相比之下，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。

《阿拉伯发展报告（2017~2018）》内容主要分为四篇：第一篇是总报告，分别从中东政治转型、地区秩序、反恐形势、大国博弈四方面，分析中东乱局的主要特征。第二篇是专题篇，分别对中东反恐形势、“后伊斯兰国时代”问题、巴以问题走向、沙特与卡塔尔断交、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；第三篇是国别篇，主要对埃及、利比亚、突尼斯、卡塔尔、阿尔及利亚、叙利亚、也门、伊拉克等国2017年形势进行了评估；



阿拉伯黄皮书

第四篇是阿拉伯与外部世界关系，分别探讨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、俄罗斯中东政策，以及“欧伯拉”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。最后，本书还系统分析了2017年中阿经贸合作状况、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谈判进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。

目 录



I 总报告

- Y.1** 中东局势仍在动荡中调整 田文林 / 001

II 专题篇

- Y.2** 2017年阿拉伯地区反恐形势：成果与展望 戴 贝 涂龙德 / 023
- Y.3** “后伊斯兰国时代”的全球反恐形势 王 震 / 034
- Y.4** “支持阵线”的演变与“基地”组织的战略应对 包澄章 / 052
- Y.5** 2017年巴以问题进程与前景展望 刘风华 / 075
- Y.6** 2017年阿拉伯地区格局中的伊朗因素 秦 天 / 092
- Y.7** 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事件的原因与影响 王晓丽 / 108

III 国别篇

- Y.8** 2017年埃及安全形势评估 周 华 / 120
- Y.9** 卡塔尔危机背后的权力博弈 罗 林 / 136
- Y.10** 2017年阿尔及利亚形势及主要挑战 陆映波 / 151



Y. 11	2017年利比亚反恐形势评估	唐滢波 / 165
Y. 12	突尼斯2017年形势评估	王光远 / 187
Y. 13	2017年也门危机发展态势及前景评估	李睿恒 刘欣路 / 198
Y. 14	2017年叙利亚危机发展态势评估	汪颖珉 / 213
Y. 15	2017年伊拉克反恐形势及未来安全形势	魏 亮 / 222

IV 阿拉伯与外部世界篇

Y. 16	简析特朗普的中东政策	余万里 / 239
Y. 17	“欧拉伯”现象研究	贾烈英 陈 苗 / 248
Y. 18	俄罗斯中东政策新趋势评估	赵玉明 / 260

V 中阿关系篇

Y. 19	2017年中阿经贸合作状况	丁 隆 卜晶晶 / 272
Y. 20	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建设进程与经济效益分析	刘 冬 / 286
Y. 21	中国广播电视对阿传播分析与研究	李贤睿 / 303

VI 附录

Y. 22	2017年阿拉伯国家大事记	李赫男 / 318
Abstract	/ 335
Contents	/ 337

皮书数据库阅读**使用指南**



总 报 告



General Report

Y.1

中东局势仍在动荡中调整

田文林*

摘 要： 2017 年，中东局势呈现四大基本趋势：一是中东政治转型呈现两极分化；二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和衰落加剧；三是“伊斯兰国”气数将尽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；四是大国在中东博弈日趋激烈，“后美国时代”加速来临。

关键词： 中东格局 格局重组 “伊斯兰国” 后美国时代

中东是世界上政治生态最复杂、最脆弱的地区。2011 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中东剧变，极大地破坏了中东原本脆弱的政治生态环境，由此引发了持

* 田文林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，主要从事中东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。



续数年的中东大乱局。截至 2017 年，中东格局仍在动荡中调整，并呈现若干趋势性态势。

一 中东政治转型仍在“分权”与“集权”之间徘徊，“再集权化”趋势日益凸显

2011 年爆发中东剧变，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治理出现了大问题，政治转型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。从历史角度看，中东国家一直面临“集权”与“分权”的两难选择。从理论角度看，两种政体各有优缺点。集权政体的好处是政局稳定，中央政府行动能力强，缺点是容易出现权力世袭、家族腐败、政治僵化等弊端。分权政体（议会民主制是典型）的好处是相互监督、相互制衡，兼顾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，缺点是容易出现中央政权缺乏行动力，导致政坛内耗和权力空转。

从实践来看，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不断“翻烙饼”，在“集权”与“分权”之间左右徘徊。中东伊斯兰世界最初都是东方式集权政体，并在数百年间行之有效，维系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。近现代以来，随着“西风东渐”，中东国家纷纷效仿西式议会民主制度，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所谓的“自由阿拉伯时期”。但这种政体变革并未使相关国家走上富裕强大之路，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，这些国家又普遍被高度集权的民族主义政权取代。这种威权政体一度使中东国家国力蒸蒸日上，但后期则出现家族世袭和权力腐败等诸多问题。某种程度上，2011 年中东剧变既是这种积弊长期积累的爆发，也是中东从“集权”向“分权”转变的开始。但实践表明，从集权向分权的转型，使相关国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再次陷入中央权力弱化、安全形势恶化、教派和民族分离意识抬头等诸多问题。目前，也门、利比亚等国则因原有权力格局被彻底打破，出现权力格局碎片化状况。突尼斯仍勉力推进民主转型。

正所谓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，实践表明，对中东国家等发展中国家来说，集权政体更符合其现实需要。这是因为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

是国族整合和经济现代化，因此需要倡导集体主义，团结各方力量。要做到这点，政府必须强化权力，统一实施。尤其在中东，阿拉伯国家的地缘版图并非自然形成，而是一战后英法人划定的，因此相关国家的部族和教派意识强于国家意识，实现国族整合、构建“国家共同体意识”是其首要任务。在国族整合未完成情况下，过早到来的民主化进程，只会使相关国家趋向教派意识复苏、民族分离主义抬头、中央政府议而不决等一系列“软政权化”。2011年以来，中东“民主转型”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上述问题。

由此不难理解，当前中东再次出现“再集权化”趋势。在埃及，塞西军人政府取代民选的穆尔西政府，从民主政体重新转为集权政体；在伊拉克，民众日益怀念萨达姆时代；在利比亚，民众开始怀念卡扎菲时代，卡扎菲支持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甚至长期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土耳其，也在2017年4月通过修宪公投，从议会民主制转向总统制。按照土耳其新宪法，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，有权组建政府并任免各部部长，颁布法令、举行修宪公投，还可以计划预算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。这意味着一向被各界视为“民主楷模”的土耳其模式，日渐从分权模式转向集权模式。

沙特同样出现集权化倾向。沙特王室在王位继承上一直实行“兄终弟及”制度，权力分配遵循各支脉“轮流坐庄”传统。但2015年萨勒曼国王上台后，屡屡打破既定“游戏规则”：2015年4月29日，沙特国王废除穆格林王储，纳伊夫升任王储，其子穆罕默德·本·萨勒曼成为副王储，使沙特权力继承首次从“兄终弟及”转向“代际继承”；2017年6月，萨勒曼国王废除纳伊夫，直接立其子穆罕默德·本·萨勒曼为王储，使沙特王位继承首次从“轮流坐庄”转向“子承父业”。2017年11月5日，沙特成立由王储领导的“反腐败委员会”，同时宣布逮捕11位王子、4名现任大臣和11名前大臣（目前逮捕超过200人，其中包括皇室成员、政府高官和公务人员）。这些铁腕举措使沙特王储实现对王室、军队和经济部门的高度控制，集权程度前所未有的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“再集权化”已成为中东政治转型的新趋势。需要指出



的是，中东国家“再集权化”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，当前中东国家集权化进程“只许成功，不能失败”，潜藏巨大风险。

二 沙特在中东地区主动“发牌”，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加剧

阿拉伯世界主要力量有两支：一是以埃及为代表的世俗共和国，二是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。过去相当长的时间，世俗共和制国家一直站在地区舞台的中央，其政治稳定性、政府行动力、文化感召力均强于沙特等君主制国家。2011年中东剧变后，突尼斯、埃及等世俗共和国相继垮台，以沙特为代表的地区保守力量则凭借“福利换平安”躲过“政权更替潮”，并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“领头羊”。在此背景下，沙特外交日趋从温和谨慎转向大胆冒进，尤其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上台以及2017年6月21日萨勒曼之子穆罕默德·本·萨勒曼被立为王储后，沙特对外政策更加咄咄逼人。

沙特地区扩张政策的核心是“遏制伊朗”。在海湾地区，沙特与伊朗双雄并立，且双方的民族构成（沙特是阿拉伯人，伊朗是波斯人）、宗教信仰（沙特信仰逊尼派，伊朗信仰什叶派）、对外战略（沙特亲美，伊朗反美）均差异巨大，因此沙特一直将伊朗视为最大的对手。据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电报，沙特早在2008年就要求美国打击伊朗，“砍断蛇头”。2016年9月，沙特前情报局局长费萨尔亲王出席伊朗反政府武装“人民圣战者组织”在伦敦举行的会议，呼吁在伊朗进行政权更替。^①2016年12月6日，沙特特别法庭判处15名“为伊朗服务的间谍”死刑。进入2017年后，沙特不顾伊朗一再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，沙伊和解的诉求（伊朗总统鲁哈尼公开称沙特敌视伊朗是“战略性错误”），不断加大遏制伊朗的力度。2017年11月，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公开称，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头号支持者并窝藏恐怖

^① Bruce Riedel, Riyadh's bold gamble, *Al-Monitor*, September 20, 2016.

分子。2017年11月19日，在沙特要求下，阿盟外长在开罗举行紧急会议，共同指责伊朗干预阿拉伯国家内政。阿盟常驻联合国代表还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所谓伊朗对中东地区国家的威胁。

在地区层面，沙特主动挑起“代理人战争”，借其遏制伊朗，但这些举措导致阿拉伯-伊斯兰世界更趋动荡。

（一）贸然出兵也门，加剧阿拉伯世界内部动荡

2011年也门萨利赫总统下台，但新总统哈迪控局能力有限，北部什叶派背景的胡塞武装乘隙南下，2015年初占领首都萨那，此后继续南下。沙特于2015年3月26日公开出兵，武力打击胡塞武装，试图将其“推回”到北部山区，但最终“投入大、收益小”，战争失败。

所谓“投入大”就是沙特为这场战争付出的成本十分巨大。一是经济代价大。沙特出兵也门前9个月，其军事花费就超过500亿美元。此后，沙特每月花费超过7亿美元。^① 沙特财政负担严重，不得不抛售价值700亿美元的基金并多次发行国债。这场战争已经成为消耗沙特财力的“无底洞”。沙特的安全代价也很沉重。二是军事代价大。在也门战场，沙特联军已阵亡2000人，受伤4500人，损失450辆各类装甲车，4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，15架其他飞机，3艘军舰，这种伤亡还会继续增加。沙特与也门边境线漫长，也门战争后，胡塞武装频频越境袭击沙特的村庄和城市，令沙特惊慌不已。三是外交代价大。沙特发动也门战争时，许多阿拉伯国家“出工不出力”。传统盟友巴基斯坦拒绝为沙特派兵参战，埃及是“只说不做”，阿曼等国则袖手旁观。而沙特的地区对手——伊朗则“坐山观虎斗”。沙特陷入“升温乏力，解决无方”的尴尬处境。

所谓“收益小”，就是战争并未达到预期效果。一是也门战争明显陷入胶着状态。沙特军队装备优良，但面对装备落后的胡塞武装却毫无办法。暴

^① Bruce Riedel, Saudi king shows no signs of slowing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, *Al-Monitor*, July 9, 2017.



露出沙特军力孱弱的“纸老虎”本质。目前，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虽夺回亚丁等南部地区，但胡塞武装及其盟友前总统萨利赫，仍控制首都萨那及北部地区。“战争如何收场”成为沙特一大难题。二是也门人道主义灾难加剧。也门本来就是中东最贫穷的国家，沙特出兵也门导致该国设施遭受严重破坏，也门陷入严重人道主义灾难。据报道，也门2740万人口中，近1880万人需要援助、730万人处于饥荒边缘。据联合国估计，自2015年3月以来，已有7600名平民死亡，4.2万人受伤。^①也门22个省中有20个省出现霍乱疫情。2017年4月至8月，感染霍乱的人数已突破50万人，感染霍乱死亡人数将近2000人。也门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亡。联合国称，这是自1945年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。^②此外，也门战乱还使“基地”和“伊斯兰国”在也门趁机壮大，由此使沙特面临新的恐怖袭击威胁。也门战争已经成了“夹生饭”。

（二）高调与卡塔尔断交，导致海合会内部分裂加剧

2017年6月5日，沙特以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5月在内部讲话中发表亲伊朗言论为由，携手7个阿拉伯国家同时与卡塔尔断交。沙特还向卡塔尔提出13点复交条件，条件十分苛刻。然而，卡塔尔并未轻易屈服，反而与伊朗全面恢复外交关系，并加强与土耳其的军事合作。总体来看，断交风波是沙特一大外交败笔。

一是阿拉伯世界碎片化趋势加剧。中东阿拉伯国家同文同种，过去一直强调“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”，但当年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，导致阿拉伯世界首次大分裂；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，导致阿拉伯世界再次分裂；2011年沙特等国颠覆叙利亚、利比亚等国政权，使阿拉伯国家第三次分裂。而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，使以“团结”著称的海合会分裂为三个阵营：第一阵营是沙特、巴林、阿联酋阵营，其已切断与卡塔尔的联系；第二

^① Al-Ashkar, New suffering in Yemen, *Al-Ahram Weekly*, 17 November, 2017.

^② Bruce Riedel, The long-term cost of Saudi succession shake-up, *Al-Monitor*, June 21, 2017.

阵营是科威特和阿曼，这两国态度温和，试图调停沙特与卡塔尔的关系；第三阵营是卡塔尔自己。断交风波使卡塔尔经济损失甚大。据穆迪估计，2017年6~7月，约有300亿美元从卡塔尔流出。^①

二是土耳其和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从海合会内部分裂中获益。伊朗为卡塔尔提供各种援助，土耳其则前所未有地在卡塔尔部署军队。^② 2017年11月14~15日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卡塔尔，两国签订十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。如果卡塔尔脱离海合会，转而倚重伊朗和土耳其，势必会削弱沙特的地位。中东格局将由以阿拉伯为中心，转向阿拉伯—伊朗—土耳其三足鼎立的局面。^③

三是卡塔尔断交风波还间接损害了巴勒斯坦解放事业。近年来，卡塔尔不仅帮助加沙地带修筑公路、学校和医院，2014~2016年还为哈马斯任命的4万多名政府雇员发放工资。2017年6月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后，复交条件之一就是卡塔尔停止支持穆兄会、哈马斯等“恐怖组织”。哈马斯领导人尤瑟夫认为，这些动向使哈马斯和加沙地带更加衰落。“中东地区的任何纠纷和冲突都将影响巴勒斯坦形势，并对巴勒斯坦事业产生消极影响。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和援助也将减少。”^④

（三）黎巴嫩可能成为新的动荡点

黎巴嫩种族教派构成复杂，实行“马赛克式”弱势民主政体。目前，黎巴嫩总理哈里里政策亲西方亲沙特，但“真主党”拥有自己的武装，在黎巴嫩影响甚大。2017年11月4日，在沙特访问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突然宣布辞职，称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，“想要摧毁阿拉伯世界”，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充当其“帮凶”。有报道称，哈里里辞职实际是沙特胁迫的，目的是将打击矛头对准“真主党”。如果哈里里真的辞职，黎巴嫩原

① Moody's says Gulf dispute is bad for everyone, *Middle East Online*, 2017-09-13.

② Bruce Riedel, Influence-rich Saudis blow through Sunni unity, *Al-Monitor*, May 21, 2017.

③ Saudi Arabia is weakening itself and strengthening Iran, *Tehran Times Daily*, July 7, 2017.

④ Mohammed Othman, Palestinians divided over GCC-Qatar crisis, *Al-Monitor*, June 9, 2017.